

柴米油盐酱醋茶

高令亚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平凡人过平凡日子，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蓦然回首，什么风雨，什么苦乐，一切都变得风轻云淡，波澜不惊。

人到暮年，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口饭吃，有杯水喝，有件衣穿，不挨饿受冻，就行了。饮食上，早晚有两样开胃的小菜，午餐有绿蔬小荤，有雅兴的，来三两杯小酒，不亦乐乎！精神生活不一而足，以愉快为佳。

一日三餐，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的规矩，这足以满足中国人的胃，保证了身体的康健和劳作的体力。衣食住行，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食”，尤其重要，“民以食为天”嘛。

一日三餐，说简单也简单，说不易真不易。一天三顿饭，顿顿有粮有菜，顿顿要做，需要时间，需要技能。柴米是必需的。

柴米的“米”，就是粮食。中国人的“饭”，以稻米、小麦为主，以玉米、豆类、瓜类为辅。中国地大物博，粮食种植南北差异大，东西也有别。这与农作物种植的土壤、气候、地理等条件不无关系。江南雨水多，稻谷、小麦易播种，江北相对干燥，小麦、玉米、豆类种得多。而我们藕塘，地处江淮之间，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如果不是遇到特殊气候，基本上丰产。夏栽水稻，冬播小麦，玉米、豆类不乏。饮食上，米、面平分秋色。黄河上下、南北，粮草亦丰茂。

有粮食吃，现在已不成问题。但拿我们出生在60年代、70年代的人来说，绝大多数人都过过“缺衣少粮”的苦日子。在农村，尤为明显。那时，大集体生产，队里粮食产量低，而家家都有三五个小孩，这样，分到家里的粮食就很有有限。

饭有干饭有稀饭(粥)，干的主要是大米饭和面馍、发面饼、死面贴等，稀的主要是米粥、玉米糊、野菜面糊、面条、面疙瘩等。那个年代，天天有白米饭吃，几乎是不可能的。杂粮不可少，像豇豆、红小豆、绿豆、山芋等。南瓜、冬瓜，既当菜，又当饭。南瓜煮着吃，可以做南瓜饼，可以炒南瓜丝。冬瓜，一锅冬瓜汤，可以充饥。山芋干稀饭，家常便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粮食不足，就难坏了做饭的人。小时候，几个姐妹都会做饭。三姐做饭最仔细。她有

点“抠”，煮稀饭，一大锅，两三把米，稀饭煮得溜匀，清澈见底，端着碗都可当镜子照。米粒少，但我们还是喝得吸溜吸溜的。有口米稀饭喝就不错了，现在，想起来还常常感慨。

现在，粮食充足，大家再也不为米面而发愁了。吃饭，以吃菜为主，米饭吃的忒少。小碗，浅浅的，就够了。

一日三餐，做，不容易。过去有过去的难，现在有现在的难。

以前，家家是土灶。泥墙草屋，一个厨屋，一个烟囱，早中晚，炊烟袅袅。土灶支两口或三口锅。人口多的，一般是三口锅，大锅煮饭，烧稀饭，烧水；中锅烧汤菜，贴饼；小锅炒菜，炒饭，烙饼。

过去烧饭难，一难在没有粮食，二难在柴火。土灶，用柴草。家在农村，烧锅草主要是平时砍的田头草、蒿草、茅草，聚集的麦秸秆、高粱秆等。稻草是用来喂牛的，不用作烧锅草。再说，稻草最不熬火。

我们家住在山外，冬闲时，母亲和我的姐妹们到山里砍草，搂松毛，摘松树球，拾枯柴。先前，用肩挑，二十多里路，走走歇歇，到家，累得够呛。后来，家里置了平板车，姊妹三个拉板上山搂松毛，砍草。三姐是拉车好手，车把掌握得稳当。

农村，家家前屋后，一般都有个小草堆，陈草接新草。家中有粮心不慌，家中有草心也不慌。勤快的家庭，草堆就大些。再懒，家里也要有柴。现在，农村家庭既有土灶，又有煤气灶。在家做农田的，烧锅草不缺。有了煤气灶，做饭也方便多了。

油盐酱醋，日常必备。过去是，现在也是。以前，物资供应紧张，盐也有限，更不用说油和酱醋了。盐，我们吃的是大粒的海盐，炒个饭或菜，盐很难完全化掉，盛上来后，有的还是盐粒。不像现在，精制盐，面粉一样的白，有的还加了微量元素。

过去，食用油紧张，一瓶菜籽油，够一家子吃上好多天。荤油更少见。炒个菜，滴几滴油。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肚子里没有多少油水。吃菜，基本上是自家菜地上兴的。以前，家家有小菜地，蔬菜，基本上自给自足。夏天，辣

椒茄子西红柿豆角南瓜冬瓜……丰富多彩。秋天萝卜，青菜，冬天白菜，茼蒿……我家的菜摊子，在母亲辛勤侍弄下，菜品丰富，蔬菜很兴旺。辣椒酱，黄豆酱，腌白菜，腌冬芥菜，腌萝卜干，腌韭菜，酱萝卜，酱豆角，咸菜不缺。

母亲会做“神仙豆”：一个大冬瓜，她给挖一个小洞，小心地将冬瓜瓢子掏出来，然后，将煮熟的黄豆放进去，放上盐、生姜等佐料，再将冬瓜的洞口合上，过一段时间，神仙豆就做好了。很喜欢吃神仙豆，吃得嘴唇上起盐霜。

一年中，除了过年过节，很少吃上猪肉。肉是凭票供应的，过节才有，平时舍不得买，也没有钱买。干张、豆腐很少吃，辣椒炒鸡蛋、辣椒炒面，辣乎乎的。

在乡下，家里养几十只鸡，一年当中家里逢年过节会杀鸡。鸡蛋平时舍不得吃，聚着，待逢集时，母亲和姐妹们用竹篮拎着鸡蛋到集上去卖，换几个零花钱，买酱油醋啥的日用品。藕塘老街南门巷附近有个酱油店，逢集时，人山人海。瓶装的酱油贵，我们家就买散装的。

现在的小家庭，不为吃什么菜发愁，倒为谁来做饭、烧菜发愁。城市生活节奏快，时间紧，工作忙，上班族做饭就成了问题。好在现在，饮食服务行业兴旺，你只要兜里有钞票，就不缺吃的。小吃摊，小酒馆，坐在家可以点外卖。

不过，一个小家庭，两个人总要有个会做饭的。生活是生活，很现实。哪有那么多烛光晚餐，哪能天天下馆子。所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洗衣做饭，做家务，不是哪一个人的，要共同承担。婚后，两个人因为这些家庭琐事而时有争吵，其实很正常。“锅碗瓢盆交响曲”，相互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没有红过脸的夫妻，相敬如宾，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偶尔的吵吵，是生活中的小插曲，不要太顶真！有人说，夫妻之间没有道理可讲。细细想来，还真有点道理。

茶，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小时候，渴了，喝白开水。夏天，喝井不凉(井水)。现在，人们在茶上讲究得很。饭后一杯茶，好茶叶好茶水，端坐窗前，边看书，边品茶，清闲自在。我喜欢喝红茶，温和性暖，喜欢看那透过玻璃杯的霞红。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才是人间烟火。

我的书房在风中飘荡

易玲

一张书桌，一把座椅，一排书架，一个沙发，靠窗置一席躺椅，窗台上摆一溜绿植花草，挂上两片我亲手缝制的白色窗纱，这就是我书房的全部陈设。

书房在三楼，南面，不足十平方米，四面墙壁几乎被L形大落地窗占去两面，阳光充足。窗外有菜园，有花圃，有草地，有树木。树木沿围墙站成一行，围墙外一条弯弯的街道，不喧闹也不僻静，不宽阔也不逼仄。周围几栋楼房，不高也不矮，离得不近也不远。

我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中度过。

晨起，打开窗户，一缕晨风扑面而来，几粒鸟鸣清脆入耳，晨风中有各形状、各大小、各厚薄树叶的伴奏，鸟鸣是多声部、多音色、多节奏的唱和，合起来像一场浩大又清丽的交响乐，洗涤我沉睡一夜的耳朵，让我心神清明。

夏日的风是饱满的，丰富的，风里不仅有触感，有声音，还有形态，有气息。不信你看，风里有落花，有柳絮，有鸟羽；有匍匐的草，摇曳的花，舞蹈的树木；有滑落的露珠，蛛网上的游丝，蒲公英的小伞。风里也有百花的气息，青草的气息，绿叶的气息；有菜园中蔬果的气息，雨后泥土的气息，各种鸟虫的生命的气息……它们有机地混合在一起，我不能细细描绘，一一分辨，但我喜欢看到风中的这些舞者，喜欢嗅到风里的这种气息。

这个季节，只要天气晴好，我会整天开着窗户。在书房窗内拐角处，我挂了一个风铃，波浪状的竹质风铃架上，十六根渐次加长的银亮金属管整齐排列着。当我坐在窗边等风来时，它们就是我探寻清消息的哨兵。微风入窗，风铃管便轻轻触碰，发出悠扬清脆的歌吟；狂风来时，风铃管便互相撞击，歌吟缭乱而激越。

坐在窗边书桌前，略一抬头，就能看到窗外碧空里的云朵，它们随风而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风轻则云淡，风起则云涌，风流则云散，风举则云飞。

不必抬头，也能感受到窗外草木的葳蕤，因为雪白的窗纱被晕染成了绿色。我手缝的这两片窗纱，轻盈如梦，素雅如诗。午后的薰风像一只温柔的大手，殷勤地邀请窗纱和他共舞。窗纱忘情地扭动她柔软曼妙的腰肢，裙摆时而像膨胀高悬的船帆，时而像卷起又落下的海浪。

窗台上和书桌上我随手放着的书册，被风掀起一页一页，翻转着唐宋的繁华与浪漫，演绎着明清的热闹与苍凉。窗台上各种绿植的花和叶都随着风的节奏摇曳起来，地面上的光影也摇曳起来。清风也如薄纱般掠过我的脸庞，扬起我的发丝，我的衣服上也有了鼓胀的风帆，有了起伏的波浪。

比起风带给鼻子的、带给耳朵的、带给眼睛的种种美好，最让我沉醉的便是这种动态。仿佛书房里的一切静物都被风赋予了生命，整间书房成了空中楼阁、环游飞屋，凌空在宇宙中自在飘移；仿佛这房间里到处都是鲜活的。

夜风吹送，窗外的路灯、霓虹灯、万家灯火依次亮起，月光亦皎皎，照耀着这一方有烟火气的街区。合上书，闭了灯，静坐在窗边躺椅上。月光与灯光交相辉映，在随风舞动的窗纱上灿然流动，洁白的窗纱成了月影纱，成了流光帛。所有的光影，沁入我的肌肤，沁入我的心肺，沁入我的四肢百骸，思接千载，神游万仞……



远方的风景(水粉画) 余元勋 绘

夏荷

谭丁录

在碧绿的圆盘之间
像一把火炬
一瓣一瓣展开
如婴儿松开的拳头
一点一点散发的香韵
吸引着无数虔诚的心灵
那粉色的脸庞，端庄典雅
我掏出心中所有的颂词
也无法表达爱慕的十万之一
只能在唐宋诗词的韵脚里
重新谱曲，再次押韵
弹奏一曲夏日的新歌

蒲扇轻摇

吴昆

蒲扇轻摇，摇起夏日的微风
在炎热中送来丝丝凉爽
树荫下，躺椅悠悠晃动
闭上眼，聆听蝉鸣悠扬

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
仿佛时光的碎片在跳跃
手中的蒲扇，有岁月的痕迹
轻摇间，是过去与现在的交叠

摇走了午间的困倦
摇来了内心的宁静
思绪也随着那微风飘荡
飘向远方的青山和溪流

花猫在脚边慵懒地卧着
偶尔伸个长长的懒腰
桌上的凉茶散发着清香
这就是夏季闲适的模样

邻居的笑声隐隐传来
孩童在小巷追逐嬉戏
蒲扇轻摇，摇出简单的快乐
在夏日里，让心沉醉不已

天空湛蓝，云朵洁白如棉
在这一方天地里安闲
蒲扇轻摇，摇过一个又一个夏天
也摇过那些温暖的从前

清欢夏日长

管淑平

盛夏时节，整个大地仿佛被热烈的阳光点燃，万物都被笼罩在一片滚滚暑浪之中。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已是分外欣喜，倘若再下点雨，那更是惬意之至，上蒸下煮的暑气，就这样被一阵风吹散了，被一阵雨淋去了。

盛夏，不得不去看荷花。此时的荷塘中，荷花亭亭玉立，已然褪去初绽时的羞涩，心花怒放地成了一片绚烂的花海。那花瓣层层叠叠，或白如雪，或粉如霞，宛如仙子下凡，舞动在碧波之上，既热烈又婀娜。荷塘中的荷花，有的盛开如锦，有的似佳人轻舞霓裳、衣袂飘飘，有的宛在水中央，粉红的花瓣上定还停留着一只蝴蝶或是蜻蜓。荷叶更是铺天盖地，宛如绿色的海洋，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夏日独有的乐章。

盛夏，是果木的天下。清甜可口的西瓜、黄澄澄的杏子、紫红色的杨梅、宝石似的葡萄、酸酸甜甜的桑葚……整个夏天，几乎是一个瓜果飘香的世界。吸一口气，几乎都能闻到那些水果的香。在夏天，忙碌的不仅仅是农户，还有那些被花香、果香吸引而来的蝴蝶、蜜蜂们，它们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从一棵果树飞到另一棵果树。

下过一场雨，天气清爽了很多。出门走走，是一场说走就

走的徒步旅行。小径旁，蔷薇依旧盛开。那些花朵，或红得热烈，或白得纯净，或粉得娇嫩，如诗如画。微风拂过，花瓣随风轻舞，散发出淡雅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蔷薇之香，深深浅浅地飘散在空气当中，这香，仿佛有利剑的穿透力，穿透了夏日的炎热。似乎，只要挥一挥衣袖，都能随手挥出一些香来。

巷子口，树荫中，蝉鸣声此起彼伏。初听时或许觉得聒噪，但细细品味，却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心绪不宁的人，是听不出蝉鸣的微妙，他们的杂念太多，无法有专注的定力听这自然之音。蝉鸣，像是夏天为我们谱写出的一串串音符，清早，晌午，傍晚，没有一刻停歇。只要夏天还在，蝉就不会放弃歌唱，这是对生命的歌唱。它们用了十几年的光阴，才换来短短一个夏天，尽情歌唱，这是对夏天的珍惜，对生命的珍惜。

当天边铺满红艳的霞光的时候，太阳从西边缓缓地走下山去。夕阳，也有迷人之处，尽管靠近黄昏，但并不是颓圮与落魄，相反，夕阳的光辉中，有几分老当益壮的魄力。去溪边走走，去听小河流潺潺，归鸟扑棱地摇着翅膀，飞过天空，消失在天边。乡村的人家，这时也忙着一锅饭菜，炊烟袅袅，慢悠悠地从烟囱里飘出来。饭菜，也无非是一些蔬菜搭配一小碗腊肉，小炒，再来点咸菜，煮菜是米饭或者面条，准让人一



詩路花語

副刊投稿邮箱
dyxwfk2015@163.com